

孫百川先生集序



昔之為詩文者自性自靈
自絀自會自運自操自鳴
其所當鳴而吐其所吐亦
啜人藩囿人者寄人藩籬
落人窠臼窺人已敗之汗簡

而竊人口泐之筆石能使素
尔淺身目口鼻一之人見其
之而知乞生乎又知其生乎
枯苑潜翔亶迫險多悲喜
咲罵之状以班焉尔龍衣立
韋董賈不能表班馬蹄一

柳不能表董賈顏謝尔龍衣曹
劉李杜尔龍表顏何李尔龍衣
杜尔龍表李各成一棧局各闢
一戶端其骨典髮以朽而生之
在尔下或之不下捲卷而知为某
氏某氏尔知某氏之欣戚喜怒

若執券操契之無不合名曰鞅
令彼此相齟齬則秦漢後世
晉魏六朝三君矣夫古者
班馬董賈曹劉李杜矣余嘗
持此說以眩於今日乞張自為
之志非分一二見而其剽掠率

附撥拾釘蝕心與口仇腹與吻
訟者比之而是免已齟齬人而久
齟齬人之齟齬以聲傳聲以照
寫照轉相呈謬印使宣尼
而在誰能核之百川先生乞
瑋矣自其為諸生也為孝廉

序三
時以探索三埃研究四如離衆
緇序典括帖互相為以免抱
牘試吏而如故既解兔山樊
而又如故彼乞於立市以不事
杜之上至系漁獵而梭乾之矣
故其之績志爾縷鴻在比鐘

簾樸者布帛悉者藻綽
緩者拖紳急者移矢婉者
沅澧蘭潔者蒲湘竹峻者
替艮叢鳥道坦者鳧渚臨汀
種異致而要皆自性自靈自
舒自會自操自運自鳴其所嘗

鳴而吐其所歆吐者不規。然切
切然舉漢魏以下三唐而上之
人衣冠衣冠式其步武貌至
聲音咲貌而未有介為漢為
魏為六朝為三唐也者宋生
也晚不識先生今按詩若文

而得其人是抱才請去是個儻
去是質直好義矯而不汚者問之
果然印字而他可知即今時
而後又可乞是語曰言為人貌
詎不其然說者以先生未示
出入聖門脩石渠之業

為欠子夫世川名邑人文筆
出所為列纓綬依附日月去不
可指以率氓。其稱而先生名
至仁在人自則所得孰與仲
多。因知先生之業為在此不
在彼矣。先生為婿華伯昌

為吾梁谿快士懼其集之
散佚而汲。然任剗剗之沒
尚序于余。昔昌黎公之為
也。模程以得婿李漢。而文
以益振華。若者其先生
之李漢乎。

梁谿石戶農家也先



孫百川先生集叙



吾海虞為文獻名邦自賢子游
氏以文學精華闡道東南已後
代多作者諸不具論我明嘉隆
間百川先生與北虞邵先生以
風流文采並起於時而皆以乙

科坎壘終其身人咸惜之先生
之姓氏齊之先生而以詩文名
重天下於先生有大小阮之目
人稱孫氏多才蓋一時得兩公
焉先生天分既高搜討亦富始
治經生業已為古文詞皆以無

意出之而便娟流媚真所謂咳
吐珠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
長篇大章而外尤善於歌曲及
駢語與夫稗官小史之類至今
膾炙人口先生負才倜儻不偶
於時仕心吳興司李雖不若齊

之終隱而仕宦不達與邵公約
畧相當邵之後有駕部君麟武
齊之之後有以部君恭甫其詩
文皆已行世而公之後雖多賢
尚無顯者清白吏子孫欲表章
先人之遺文不可得余每與親

知扼腕斯事幸公之壻華君伯
昌梁溪快士也即謀于先生之
從子比部君力以剗剗為任予
承乏梁溪校官數得與周旋一
日以所梓先生集來而屬余為
序余不覺撫卷歎曰卓哉華君

固先生之快壻亦秋苑之忠臣也。大抵文章一事率本人之神采與天地之精英會合而成。其神采精英鬱結不散則久不躍露無論生前灼爍乃身後名山之藏亦必有鬼神乃洩其秘而人曰代為之闡揚者如汲冢之竒書如枕中之鴻寶。天與人蓋各各護惜之。先生歿且四十年其遺文幾散落不傳矣。而得華君為表章之一新。固先生精采不可磨滅。然東林食胡餅郎能

留心若道若足亦無忝當年妙
選矣予不佞又何幸於茲地得
見其鄉之先達先生聿成不朽
哉蓋公之先吾邑有桑民懌先
生其風流文采與公後先輝映
者也先是余兄奉常一意表章

先達與余讐校民懌黨稿重新
梨棗采於序語中曾及先生而
今先生集成適與之會正可合
兩公之文與前此虞先生及齊
之先生者並行宇內益以增海
虞文獻之重使知非他郡邑所

可望也豈不快哉先生著作甚
富茲特什一存者其駢語歌曲
等篇另為別集以行不混載大
抵先生之文既行自有海內名
公出而鑒定之奈第略序先生
生平與茲集之緣起而已若曰
為三都之玄宴則何敢肯
萬曆庚申孟秋日

同邑後學翁應祥書於梁
溪學舍之素似齋



孫百川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序

贈梅亭藍大夫序

贈馬兵憲東臬移鎮天津序

贈龍津張侯序

送秦麓呂先生序

贈會稽范君序

賀懷竹陳君序

贈王馥泉序

丁卯武舉鄉試錄序

百川先生集 目錄
清江新志序

博雅堂歲書目錄序

贈螺湖胡君序

吳音奇字序

錢經元窓稿序

次王端溪詩序

卷之二

序

壽王東津九十序

壽陳虞山八十序

壽趙益齋八十序

又代陸毅齋作

壽陳心椿八十序

壽張三吳七十序

壽徐後石七十序

壽孫季泉六十序

壽董浚陽六十序

壽王水簾六十序

壽張小巖偕壽序

壽郡人林文系五十序

壽吳母陸孺人七十序

卷之三

記

丁冊皮

涑原墓位小記

龜室記

紀

紀點

後紀點

傳

陳貞婦傳

啞乞傳

頌

送谷近滄應 台頌

麟趾頌

徐鳳竹六十頌

還金頌

表

代嚴養翁謝 誥封表

平臺議政事謝表

擬宋廷臣謝表

謠

城成謠

卷之四

齒責文

施食臺諭鳥文

祭四忠臣文

祭邵北虞文

祭任兵憲文

祭陳愛鶴文

祭鄧梓堂文

祭王思質文

祭胡趙二公文

祭郁太夫人文

又

祭繆恭人文

祭呂孺人文

祭秦母文

辭

萃奕搜玄題辭

莊子口義題辭

卷之五

疏

拂水巖建殿疏

脩塔疏

脩興福寺疏

脩維摩寺疏

脩寶巖寺疏

脩關聖廟疏

建水月閣疏

建殿橋疏

助役疏

義助疏

詞

禱雨青詞

禱五聖神青詞

壽邑侯黃似礪詞

跋

跋楚館陽秋

卷之六

啟

賀嚴養翁入相啟

代請徐存老啟

請一菴唐先生啟

代請溫巡按啟

代錢報吳聘啟

請嚴養翁啟

請董潯陽啟
請周巡撫啟

卷之七

書

與嚴養翁第五書

與嚴養翁小讌書

與大司丞瞿昆湖第二書

代錢海山與顧懷東書

水災上當路書

代鄉官與王暘谷書

與王暘谷駕部書

辭邑侯留中台召鄉飲書

與王鳳洲書

荅徐龍灣書

上太府蔡春臺書

與趙定宇書

與陳雨亭書

又

與錢復軒書

會王麟洲書

會沈虹野書

與邑侯許盱川書

與王槐亭書

與張仰松書

荅王笠洲書

與李邃麓書

又

卷之八

書

與陳海沙書

與德清章衡陽書

與莊儀真秋潭書

與桑守白書

荅林長興笏巖書

荅卓月波書

與余仲蔚書

與汪存吾書

與陳心椿書

賀魏新涇書

與張仲立書

荅王百穀書

與王簾泉書

復吳興朱海陵書

與胡野臺書

與從縣二川書

與三川縣書

請親族晏札

卷之九

呈

請建書院呈

代王陽谷陳事呈

薦嚴養翁呈

表墨津寇帶呈

薦陳兩亭呈

請增科額呈

舉邵友清孫呈

鄧臺山求助喪呈

陳景言乞助呈

保救邑宰呈

秦景陽補廩呈

辨

皇鑒辨

解

鷄夜鳴解

論

博浪椎車論

論俠

卷之十

誌銘

邵北虞志銘

陳景言志銘

馬荆吳志銘

陳南塢郭孺人志銘

陳夢白錢氏志銘

亡女二姐壙志

郭孺人志銘

冢男延嘉墓志

行狀

朱御史守愚行狀

王同知山城行狀

混之府君行狀

繆太孺人行狀

誄

張烈婦誄有序

賦

自艾賦

卷之十一

五言古詩

吟具十咏次韻

詩杖

詩履

詩笠

詩囊

詩船

詩枕

詩筒

詩窩

詩壇

詩草

贈蔣愛隱

燕都送二川弟南還

將赴春試留別山中諸子

文成自慨

守約孟君藏書於樓扁曰玉輝詩以贈之

十四夜月

贈新涇石室

壽海涯族姊六十

送太史趙定宇北上三首

遊露臺山居

七言古詩

詠楊花

讀世說

愛雪詩

山中雜言贈嚴陵趙翁

次韻惜花春起早

次韻愛月夜眠遲

次韻掬水月在手

次韻弄花香滿衣

詠荆軻

梧庭四時雜詠贈錢羽士

海翁宅內讌觀舞對者

壽田叟

警世二首效白樂天體

贈太學陳抱冲之金陵

送邑博汪存吾擢推東昌一首次王陽谷韻

陸蕙田自郡來訪因雨止宿話舊

登浮圖

寄題張樂玄清懶窩

守拙詩

臨北虞先生穴二首

丁卯立秋日極暑二首

渡江

崑山道中

讌梁少白宅聽吳中新樂羣至半山橋

送文井沈子遊西湖二首 有序

六月三十日對酒

八客詠 有序

俠客

食客

刺客

說客

狎客

丹客

估客

博客

將入京逢遷客南歸

省中高會圖

予以病不克北行遂有朝而悔之者故作此以慨

初晤觀梅王子于閣老養翁席上目贈

候選書懷二首

燕都月

西山道中

移寓奉常公館即事

徐三橋作思補齋落成小讌二首

百川先生集目錄
七月望夜

又

憶母

寄弟

又

湖上與莫雲卿舟宴得青字

喜吳興朱海陵文學見訪

與朱海陵登大石山房作

夜賞玉蘭花

和齊之於山中即事

與陸蕙田夜坐

立夏前一日秉燭偕美人花下作二首

沈嘉則枉齋中

題杜以庸芥舟卷

雪夜齋中與陸蕙田校書作

携馮山人山莊竟日次其韻一首

雪夜陸蕙田遠顧

吳興舟中秋望志感

憶尚湖

答同年胡翼墅次其韻

南歸席上留雨亭年丈

病暑逢立秋二首

百川先生集 目錄
題遂初弟藤溪草堂二首

五言排律

送給諫兩亭陳年丈赴 召

送從弟齊之卒業南雍并應秋試

謝瞿昆湖惠米

再謝昆湖惠酒

桃源澗聽泉

春莫訪陳兩亭于南園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登拂水巖和王暘谷韻

送邑博陳竹堂擢掌平湖教

入高橋門

天壽節禮部奉祝

金陵旅館對月

試院文燈

次大司寇春岡劉公退食書懷

並頭白蓮次韻

新秋錢侍御薛羅齋校文作

庚申先考忌日

小樓秋夜

輓北虞先生二首次韻

病餘弗克偕計北上客有強予同往者詩以辭之

雨亭陳太常席上會饋牡丹適至

錢文峰擢令長沙以詩留別用韻送之兼以自慨

燕都送陳抱冲應試南還二首

旅况

賀西疇郭公

李均嘜山房

懷太史趙定宇

過蔣比部園居

試院即事

又

壽陳雨亭

王水簾遊杭兼省其弟僉憲公

詠紅梅

庚午門生胡墅臺陳海樓遠訪郡齋燈下款之兼

送北上

輓王思質翁

次徐存翁韻

思泉胡進士使畢還家因贈

送抱冲陳文學應試金陵

冬抄卓月波光祿遠訪留飲齋中

四明桂五雲傳經吾邑杪歲言歸詩以送之兼訂

後晤

乙亥元日書懷

贈太僕東白頌先生歸田次韻

三內郭孺人忌日

柬顧東白太僕

丙午元宵二首

感時事

嚴養翁樂壽園次韻

五言絕句

登樓吟望得雨中烟樹萬人家之句字為賦之

七言絕句

聞周虛巖談靈谷之勝喜而賦此

五老圖

即事

禱衣曲四首

紀荒詩賡北虞先生韻

楊柳十首 并序

題繡女假寐圖

題蔡文姬歸漢圖

題美人調鸚鵡

公館聞鶯

訪朱虛谷王百谷墮馬

詠史

言陸蕙田被盜二首

贈吳見吳宅諸歌者三首

立夏二十日矣螺中始寄新茶

吳見吳新製遊舫華而不靡其行甚駛予飲其中

而樂之賦三絕句

明妃曲三首

秦館憶家四首

癸未孟夏六日即事書懷六首

讀公孫弘傳

詩餘長短句

江南春 次倪雲林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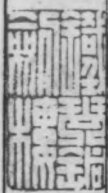
戚氏 次柳耆卿秋夜韻

解連環 次周美成閨情韻

用東坡赤壁 懷古韻 念奴嬌

閨序四詞 蝶戀花次韻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



明海虞百川孫

樓子虛父

著

同邑年家子陳禹謨錫玄父

叔 孫七政齊之父

選次

姪 孫朝肅恭甫父

校閱

梁溪子壻華滋蕃伯昌父

贈寅伯藍大夫梅亭朝元述職序

羅天下之才以布諸位而責厥成者有國之典也然鉅細不同才煩簡不同位成敗不同效而國多債事者何也用者違其才而才亦不足以副其用也才與位恒相待亦恒不相遇之才而嘆借才而思自古難之矣優於別駕者而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一
拙於百里效於治郡者而損於三公斯固世所稱卓犖奇傑不羣之士也而乃於彼則可於此則不可殆亦偏長乎爾信矣才之難也余以槩於梅亭先生藍公其振古之通才非耶公中州人也志在四方久矣少而趨於庭則家起鳳毛壯而舉於鄉則里標龍卧自有書契以來靡不呻佔蒐獵鈎其玄而掇其菁抑經世以為學濟物以為心博稽掌故取徵文獻以待用於時若人者固有國之所急須蒼生之所鬱望也公於是謝荷衣通桂藉小試於郡里則自陝以西咸驚為神異人其所按部悉京兆扶風馮翊故地而以名臣稱於漢唐者備載信史以公方駕則古人何讓焉銓司最其考為第一公車徵入寢、嚮用矣竟以戚畹

故僅晉四秩貳守於湖湖浙西之劇郡也訟獄微曖財賦糾轄幾不可致詰公始至民相驚曰此故陝中神異人也相戒莫敢犯公間摘一二尤桀驁宿奸大慙前吏莫之誰何者罹之法罔收赦於是環七邑之內奸宄至無所喙息而善類卒藉以為命旁郡有大疑輒來質成有大役又輒檄公以往大都跡公之政平若持衡明若懸鑑捷在迎刃庭下持牒者日數百人頃之立決揮而出如馳焉則又入人喜謂為父母譽之不容口一時諸上官則又入、喜得一賢貳守亦譽之不容口若公者非所稱通才者耶夫陝與浙南北異地矣刑與政煩簡異劑矣德與威畏愛異感矣公則投之以五方而其情同撓之以萬務而其應同而

民之畏我歟愛我歟公固無心也余也不穀登仕未幾接
四方之士少然較所嘗聞親與所讀載記若公者海內有
兩乎哉乃今以入 覲行上則監司下則羣黎議留公以
鎮湖而格于制不果公往矣 天子方大計羣吏以湖不
足以盡公又以湖不足以淹公將寘之大僚俾益展所蘊
以沛厥施有日矣昔公之再命為大夫與余之初命也同
日於是拜公於京師而定之交暨來於茲邦日覲公所揮
霍措置即倉卒酬應悉中肯綮益心欽公自顧為弗如公
不以余不肖輒進而與之言期以共濟乃公事曾無幾微
伎媚心蓋公之與余善也匪特同官將有別契焉三秋把
袂千里分襟居者失其侶而行者離其羣矣回路贈處之
情烏容已耶余故援贈言之義以輔公之行而公之所以
處余者必有以也

贈馬兵憲東臬移鎮天津序

兵憲馬公東臬先生之移鎮天津也有客謁予乞言為贈
余曰挽之也抑送之歟客曰贈言固將以送之也予曰噫
若公者而可去哉若吾吳之今日也又可聽公去哉夫吳
之設兵憲舊矣方熙洽承平民無佩犢若在閒散洎海沙
不靖嘯聚魚釜旋就殄滅而是官始重邇則島夷犯順日
尋干戈屹然干城砥柱東海有加重焉三吳浚土之民素
稱淳脆卒焉難作惟怯莫敢誰何郡縣之吏勢罔能集兵
為禦而大吏開府者又連轄數十郡遠在千里外羽書馳

驚動淹旬月寇至則無兵兵至又無寇寇苦於殺掠兵苦於攻擾民生益不聊是故必仰公以為命公之統兵固民將帥而畫地以守又民父母也先是復菴任公以憂去民卧轍涕洟挽之不得喪氣不怡者累月暨明詔起復乃胥慶更生公視復菴相伯仲而民之戴公又胡以異寇雖震隣剝床限一衣帶而民不譁者以公為之殿也今且去矣民且移其思復菴者思公矣噫公何以去哉客曰公北產也諳邊務悉虜情須脩牆督餉具有成績移之南則用違其才且柰北警何天津之仰公猶吳人也夫君子為世用固東西南北之惟命而官人者豈徒奔走之將俾之勤其官而効之民也公未席煖吳門而已旆指燕路政方新而報罷功將逮而罔終捧檄旁午促駕言邁宦轍所至雖倚公為重而公之心或有不然者公再下車日惟訓兵禦侮之是棘動以有成自期是非以傳舍視其民而急於遠害者比又豈以遷秩為榮還鄉為樂哉噫公何以去哉國難未夷郊壘在望某也桑梓之情無以異於吳民也故於公之行既不克挽之又奚忍送之

贈邑大夫龍津張侯應召序

夫積邑為郡積郡為天下宰一邑與宰天下小大不同職而其治必相待以成宰相上近乎君邑宰下近乎民天子朝布政於明堂而夕遍於寰宇者蓋相君始之而邑宰終之也有賢相贊治於上而為邑者或弗克宣於下則百里

之內王澤壅而弗達澤壅於百里則舉天下不可謂同仁
昔者西京稱得人之盛而尤重於循吏寵之以軒車褒之
以璽書優之祿秩任久功成而入為公卿者比比蓋旌一
人者所以風天下重守令者所以固國本天下皆若而人
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若我龍津先生張公之宰吾虞也
即班馬所紀奚讓焉公由妣江母儒起家進士始令贛
牛刀甫試驥足未展司銓者優其才謂贛不足以盡公而
移之吾虞然公通才也十用其一於贛而贛以治十用其
二於虞而虞又大治顧虞之不足以盡公猶贛也其不足
以淹公亦猶贛也矧合兩邑而家其考且三載矣 天子
曰是久勞於外者也是法從之器也盍召諸于是司銓者

大計天下之吏治僅數十人悉召之入而公與焉大都援
百十而得一二亦慎矣哉曩余家食稔公治狀竊嘗竒之
業已懸憶今茲之選矣竭來輦下快覩飛檄既徵國論之
公復自幸私憶之中也夫天下較一邑孰大也天下望治
之民較一邑之民孰多也今雖良其效僅一邑已耳其裨
于國猶隘也公今進而為臺諫則得以言天下之事矣又
進而為公卿則得以行天下之事矣使其言而罔弗聽也
行而罔弗達也則治天下亦若治吾虞矣天下誠治而吾
虞有弗治者乎是公雖去其澤未嘗不在也乃今廟堂一
心宮府一體士罔不思拜自獻于明時而矧若公者又天
子之所簡在也尚其用兩邑之未究者而思以對于天下

乎哉某為邑子辱公之知故不敢以公之去為吾民悲而
敢以公之大厥施為天下望某且舉手加額候于都亭以
遲軒車之來也

送寅伯秦麓呂老先生擢國子助教序

王者之洲人曰教多士之自洲維師也者所以教者也
故登五之治基于造士在三之義薦于成身振德切放勳
之憂敬敷著重華之命易云教思書曰在寬姚如以來厥
職隆矣自非德成溫直化兼義恩則色笑之訓斯微菁莪
之風殆泯然則陶鑄在鎔追琢在璞詎非其人可邪於維
先生稟中土之冲氣挺西河之哲人嵩岳高矣神靈之攸
降也河洛深矣圖書之攸呈也人生其間不偶然者矧夫

周三后之遺澤猶存商阿衡之景行可仰邈文獻于河洛
稽典故于河山宜其鍾之者厚而施之者迴矣嘉靖辛丑
先生以進士一榜署教常熟易簡示人溫恭率物一之日
覽厥德輝士咸曰休哉何夫子顏之輯也二之日受厥徽
言士咸曰休哉何夫子詞之洲也三之日嚴以肄之寬以
循之申其令不速其化簡其良不棄其愚士又曰休哉何
夫子誨之勤也於是豐城之劍淬之而益銳藍田之玉磨
之而愈澤射策而往者名冠今士佔俾而居者志軼古人
粵自文學之傳安定之教而茲邑之徵文藝者未有盛于
今日矣暨夫官箴著而臺荐交宦績成而部檄下甲辰秋
擢先生為國子助教蓋殊典也于是同舍一二之友傷官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一
聯之曷從園橋五百之羣愴師賢之且去祖道既脩供帳
攸設池草綠兮人一方江柳青子客千里乃二三子謀所
以心先生者南陽白子颺言曰一邑與四方孰廣也教一
邑與四方孰公也先生之善泚人也 天子不以私一邑
而以公四方故進之成均非以華先生也亦以教二三子
也首善之地天下為風鄉學國學道一而已子如不欲謂
天子何二三子唯而退俯而吁繫白駒而不能授緇衣以
何及黯然銷江令之魂淒矣多白傳之淚僕也不穀從公
于茲同官之感詎減荀林伐木之歌自慚晏子于斯行也
遠為吾黨榮而近為此邦惜贈言之義胡可廢乎乃從而
歌之曰燕臺之高燕水之深先生去矣我思其人

贈會稽范君序

成周六卿而下復陳殷置輔設之參而傳之伍官亦備矣
降及府史悉以士人充其祿與下士畧等行且錄其功而
序遷焉而莫為之甄別者何哉蓋先王之世不特鄉國有
學校之設雖閭族州黨之間罔不擇人以為之師而士之
生于其時者亦罔不知學比其壯也則隨其成材之小大
而授以班資之崇卑故今之府史或進而為它日之參伍
殷輔又進而為六官之長者以天下無失教之人而人無
失德之行也身自儒與吏岐而詩書法律各緣所習以登
仕于是高者自詭于清流而卑者自喪于末路將古人均
教之意漸以盡矣夫六籍九章道本共貫經術所以經世

百川先生集卷之一
務而紀法所以遵先王吏不引經不可以斷獄也儒不讀律不可以致君也由今之世而以儒飭吏者顧安得若人而與之哉噫亦豈盡無若人哉乃惟我吳越地相唇齒文獻之傳肇于李唐而極盛于今茲雖上之人不盡驅于教而下之人無不盡歸于學其高者則起科第以取卿相而卑者類能捺觚脩詞言恂步矩不媿于儒故天下推之曰東南鄒魯蓋以昔孔孟之闢里擬之而今之鄒魯顧出吳越下矣即余所觀會稽三峰范君挹其容無媿阿之態聆其語無鄙倍之詞心竊羨之胡其儒于貌且儒于口也乃君之昆季並以法起家積勤于郡縣若干歲而進于大家宰又若干歲而授以章服今且歸而需次焉勞于前而榮于後瘁于邦而逸于鄉有國均節之政固如茲也然若人者非我吳越則弗克有也是淵源于詩書而濫觴于法律者也是府史其資殷輔其器者也是可以斯人之儔概視之乎而不可以吾黨之士亟稱之乎余吳人也少日所肄者詩書而今服于有官也方從事于法律是由仕而學以吏為師者也使君而仕則出其素習之能而變通互施之不幾乎遊刃有餘地哉余故曰君之行而占吾鄉之多賢且有感于成周之法庶幾君之匹之也

賀武功左衛經應懷竹陳君榮膺雙贈序

親之愛其子也必思有以成之也不然不足以盡其愛也子之報其親也必思有以顯之也不然不足以盡其報也

顧子之成否在人之自力而親之顯與不顯有定分焉階
異崇卑者不得以逼乎崇也職異內外者不得以躋
乎內也仕異久近者不得以擬乎久也雖子之報親無
窮而國之頒爵有制分之所得世固有筮仕未幾而覃及
于父者矣分之所不得世亦有九遷三命而父猶匹夫者
矣余于懷竹陳君之顯其二親也則為之慨然歎曰幸哉
胡其遭會之奇而寵綏之駢也君嘗學于季父業肄儒矣
一旦謂其博而寡効棄之而更從椽仕以進于是移其讀
萬卷者以讀律精于法比慎于自脩上官多才之及季父
不嗣厥父命君後焉君竭孝于二父間無違言君其古孝
廉人非邪乃今官武功叅軍階七品矣又內職也在令甲
例得封其父如其官顧必三載底績或庶幾焉即三載矣
亦止于其所後也不及其所生也當隆慶改元之歲天
子龍興推恩逮下凡厯在內服者無論久近並得榮其親
不必盡三載也間有限于制不可槩得者亦許撤其爵而
爵之不必盡七品也君于是既以分之所得者顯其所後
而又以分之所不常得者顯其所生九原二老同日偕榮
登其堂則龍章鸞誥楣拱燁然有餘輝焉登其壠則立馬
伏羊松楸勃然有餘靄焉鄉之人亦莫不曰幸哉胡其遭
會之奇而寵綏之駢也自其顯于所後也而成我者之恩
獲其報矣自其顯于所生也而愛我者之恩獲其報矣向
非天子善體天下之情以曲成人子之孝則三載之內

必不可以驟得一本之外必不可以兼隆圖報雖殷其如
制何哉乃今終朝三錫子心姣然國恩厚矣君又胡以
為報邪于是君之友某數輩修君之遇而謁余以張之余
則以報其親者子也而俾之得盡其報者非子之能為也
君既幸哉伸孝以報親盍亦勗哉竭忠以報國不以散秩
自解不以卑資自委斯于子臣二義庶其無盡已乎余故
不徒頌君之遇而且規君之繹思其遇也越明年天子
肇啟青宮復推恩焉而君昔所撤爵旋且得之不失故物
信矣哉遵會之奇而寵綏之駢也

贈王馥泉序

婁東馥泉王君業顱顱醫遊吾邑且數年矣君始至日有
負其疋子就君之肆者或迂君以歸者踵相接也君遍診
而分劑之僅一刀圭許輒効或誤於他醫幾不可活而轉
之君又輒効當是時君之聲籍甚而邑之業顱顱者咸歛
然自視為弗若於是富者以貨財為禮貧者以筋力為禮
而謁報于君者又踵相接也君故樂與邑中藝文者交而
藝文者多嘉君之長技而樂為之言余嘗詣其門則表宅
之高揭者充間矣登其堂則贈言之周懸者滿家矣乃奈
亦君所樂交者而獨缺然無一言之及非敢後也蓋重有
期于君而言之不敢易也世之療人者豈無有一二之幸
邪而其所不能療者常八九也苟不徐稽其八九之誤而
徒信其一二之幸遂從而張之俾聽者惑其言而後蹈于

自誤是非特療人者之罪言之者亦罪也而況乎王君所
療多屬襁褓穉色于柔肌察理于握掌揣摩而劑量之其
療之難尤有甚于諸科者而王君乃無不療也始至則然
今且數年亦然其非幸于一二而誤于八九可必矣周官
于醫師特慎而必以十全為上考若王君者其殆庶幾乎
余之不輕言于昔年而申其說于今日者正以十全期君
也不然則言者為諛語受者為媿辭處已於諛而處人于
媿君子弗為之矣王君少業儒其人亦恂恂類儒醫則得
之內氏殆偏長耳而其效乃若此使其卒業於儒當益屈
其羣而擅場矣語云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不曰
十世之計樹德乎王君之樹德勤矣今之東西行而過君
之肆者多君所長也夫能療人之子天必報之以子而王
君猶以未嗣為憂吾知其不必憂矣余壻王生价夫嘗德
于君且謂偵財筋力咸罔足為報而謁言于余故序君
之績以謝缺然之罪以附于諸藝文者之末云

丁卯武舉鄉試錄序

今天子御極之元年萬象一新聖治伊始薄海內外
罔不喁喁然歸其有極其諸文武之士韜囂穴貴丘園者
咸思帝臣彙征王國是歲復當大比造士之期乃秋之
八月則箴甸藩屏既各簡其鄉之文而秀者以獻而武試
則以次月舉制也惟三吳四郡則巡按御史某恪遵故
典合諸衛之所儲齊民之所稱驍而謀者如式三試之得

其雋若干人已復選其策畧之優中數之多者著為錄前
未有錄也錄之自今始其承命僭叙諸首人之言曰吳士
之文盛矣羨矣乃其俗則浮脆其人則悞怯授之以介冑
驅之以戰陣或非所長噫北鄙殺伐南方寬柔仲尼之門
固言之矣吾無惑于人之云々也然將之勇也勇于志而
勇非膂力之謂也將之雄也雄于謀而雄非魁梧之謂也
力如烏獲而志則怯魁如巨霸而謀則踈亦匹夫之敵耳
矧吳自春秋以來素非弱國夫差以組練三百爭長強晉
項籍以子弟八千力滅暴秦謀若孫武勇若專諸趨若慶
忌劔技若干將莫邪並足以擅當時而名後世下逮六朝
之衰而猶有赤壁之捷淝水之捷以一隅之力而敗其百
萬之師曹瞞幾于不免而氏堅亦遂不振此皆三吳遺事
也而足徵其人之非弱矣夫士習何常在訓誨振勵之耳
誠訓誨於平時而振勵于一旦則柔可使強怯可使勇而
況非柔且怯者乎赤壁何以捷以其將之者公瑾也淝水
何以捷以其將之者安石也今御史之于諸士試之以馬
步得無有投石超距飛騎鳴鏑如專諸慶忌者乎試之以
論策得無有沉謀先幾量敵慮勝如孫武子者乎選之也
甚嚴而優之也甚渥其于訓誨振勵之方蓋不遺餘力矣
殆今之公瑾安石也茲幸天子道洽政治海宇寧謐安
所事兵脫有風塵之警以脩境上之役則異材收矣戎兵
詰矣有備于未事矣矣必拊髀于頗牧哉由是而觀吳之

文事固甲于天下而武備亦不減于文彼人之云云者非
定論也是後也監臨考試則御史攝之而提調則某監
射則某登諸執事並一時之選也是為序

靖江新志序代

環靖皆江也江自岷山東注象地紀為二夾維陽毘陵之
間有洲隆起名馬馱沙從可百里橫三之一土阜物繁居
然沃壤也應朝沿革靡一或北屬泰興或南屬江陰乃若
建縣則自成化之辛卯始迄今且百年矣靖故未有志前
令周唐二君蓋嘗志之咸未及成書以去逮西安王君而
志乃成然亦畧矣嘉靖癸亥余承乏是邑登孤山之巔俯
中流之勝而四境式廓萬井密比罔有遺覩思以順土宜

采民風而故牘之猶有遺纂也慨然興懷焉夫釋老之廬
異教也水石之奇物玩也而脩詞之士猶托之載筆矧乎
茲靖則畿甸之上游江防之雄鎮也往跡匪志則弗章來
代匪志則罔詔治與時宜政由俗遷而變革興墜于百年
之內有不可勝書者矣然以典故則尚其諳莫踰乎土
著以刪述則尚其公必推乎耆德故舉而屬之近齋朱
先生先生為之稽吏牘詢故老搜逸事披荒碑踰年告成
而余業調常熟尹矣代余者為仁和柴君圖梓之以稿來
示且徵言為序噫靖前乎此僅一渚耳幸際聖朝特陟
為縣張官設教與三吳諸邑並入職方登讀其志則又彬
彬然文物聲華既已脫鳧叢魚薄之陋而躋神州望縣之

百川先生集卷之一
列矣是志也詎非靖之所藉以為重者乎乃今更數君之手應數十年之久而始克成編抑亦有待于其人邪顧余實始厥事則序言有不得辭者于是原邑之建置與志之纂述以復于柴君并以質于朱先生焉

志小序

潮汐汎駛滄桑屢更嚙東漲西楚得楚失而建置則靡定矣乃志疆域第一

民依乎土地附乎天精英感通吉凶不憊靖雖小亦古揚域也乃志分野第二

厚德載物最靈者人惟動惟植亦土之毛而貴賤殊等矣乃志物產第三

匪政弗治匪教弗良設官分職以立民極凡蒞茲土者咸與有勞者也乃志職制第四

惟天生才為天子使百步茂草十室忠信豈謂靖無人邪乃志選舉第五

齊諧志怪稗官叢書彼聃彼曇募弗可撲存而不論可也乃志雜部第六

古稱不朽其三立言以宣幽蹟以鏡來代不有作者吾何述焉乃志詩文第七

博雅堂藏書目錄序

余髻不喜弄雅嗜文籍暨長而嗜益甚似有癖者乃屈于貲不克致重購者致之尤難吳彌文藪學士大夫聚書少

亦不減鄴架復富而喜事諸帳中異帙向秘不傳者日托諸棗顧吾邑北奠僻壤或行世良久未獲披觀家自先考功高曾而下故多藏書會中落靡有孑遺余生蓋三不遭矣而厥嗜彌堅謂癖也宜間來家船來余先衆以往推蓬恣搜賈亦苦之或赴試薄遊兩都日遨列肆間一觀所未覩輒大叫喜不自禁若一旦獲拱壁恨相遇之晚與之直或倍其索弗怪寧縮衣食費以佐之期必獲乃已既獲雖劇寒暑必諷之卒業家人曰日下春矣可食已夜向闌矣可眠已即附耳大呼若弗聞也者第性亢而氣浮易解之亦易忘之其傑謨秀句犁然會心則默誦甚習若涉獵鹵莽則掩卷若遺比再入眼如未嘗諷者且方事舉子即諷

無專功焉以故無國僑之博而類子長之踈嘉靖庚戌命梓人作鉅櫛六余類而疊之計向來貲致并交遊贈遺者殆逾萬卷咸躬自讎校手為裝池錯簡脫幅百鮮一二雖麗謝牙軸而陋無絕韋視貧士之藏則已過矣嘗誦蘇長公寶繪堂記謂尤物留意終成禍水顧余之嗜與人殊癖于錢癖于屐癖于左氏均癖耳孰清與濁緩與急哉今畜者不使棄來者不可期月積歲索或與七畧四部爭雄長余日兀坐其中手披心繹不知人間世更勝此樂否異日者子能讀與子否者班諸族班諸友朋或輦而寘之學官藏之名山以俟君子罔俾吾書辱非其人越明年辛亥孟夏朔樂安文棲木天父書于拱宸堂中

夫經者聖人之書也尊莫尚焉羣儒闡之亦經之翼也乃錄諸經類第一

尚書春秋史之權輿乎

尚書為紀傳之始春秋為編年之始

經載道史載事

有史而興亡昭矣乃錄諸史類第二

道隱而家處士橫議微言絕而眾言興矣其詭于道游聖門者折之云爾乃錄諸子類第三

古之言簡今之言繁代變人殊枝葉澤而本則瘁矣稽世者慨之乃錄諸文集類第四

三百刪而世難乎詩矣然在心為志匪詩曷宣觀風者猶有取焉乃錄諸詩集類第五

充棟汗牛窮年莫殫故昉列縷析作者勞焉覽者逸焉乃錄類書類第六

蓋壤之內惟理不朽猗宋鉅儒理藉以闡而士習端矣乃錄理學書類第七

勝國而上粲然陳迹於皇駿烈匪掌故者曷觀之然有野乘馬畧矣乃錄國朝雜紀類第八

齊諧志怪稗官叢書文之別流也然理或存焉聖人察焉乃錄小說家書類第九

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者方輿之書是也學則博物政則宜民可無覩乎乃錄志書類第十

文為經字為緯同文之治王化攸存藝也云乎哉乃錄字學書類第十一

醫有生人之功焉軒岐蓋始之小道其可觀乎乃錄醫家書類第十二

小用鞭朴中用斧鉞大用甲兵聖王以輔治也不得已而不已也乃錄刑家書類第十三兵家書類第十四九流百氏畔道遠而斷後世有迷焉乃錄方伎家書類第十五

西方之教異端之渠魁乎而世儒多惑之火其書嚴矣哉存而不論可也乃錄禪學書類第十六而道書附之方則有矩圓則有規文獨無法乎哉而法則盡于古矣其捺觚者之指南歟乃錄詞林書類第十七大聖有作典章是存吾儕小人遵王之制焉已宸章令甲

疇得而伍諸乃特錄制書類而不序

國朝士凡三試乃服官試輒有錄文獻焉存乃錄試錄類附焉士以文進時有污隆工拙係之乃錄墨卷類終焉右二錄藝文之靡也不以上偶羣書故亦不序若經書時義仕宦筌蹄昨以為妍今以為媿對偶剽竊壯夫恥之雖多不載

贈邑博螺湖胡君海虞八景圖序

君子志在四方不惟于通都上國懷壯遊之思雖窮塚僻壤足音蛩然之地而或山水之奇草木之異則幽探冥討之士猶輕千里而裹糧從之况宦遊於其邦者乎蓋古之遊觀者非觀其奇者異者已也慷慨弔古經綸籌今况其

風俗之媿惡道里之險易疆域之廣輪物產之精良舉得於徘徊徙倚之餘故駕航磯頭歌馬峴首者君子謂其非浪遊也乃吾海虞之為邑言其山非秦華匡廬崇巒疊嶽靡蒼翠而挹青冥也言其水非瞿塘灩澦驚濤駭矚混霄壤而入微茫也言其草木非鄧林渭川蟠茷虬枝依神明而蔭婆娑也而天下則謂之樂郊故仕于斯者取于斯者東西道于斯者輒興卜築之思豈不以地僻而不陋士秀而多文以弔古則巫咸之祠虞仲之藏子游之闕里在焉其諸東南之鄒魯矣乎以籌今則襟江帶海封守惟先恒兩愆陽河渠是議其諸三吳之鎖鑰矣乎而其竒者異者則虞山拄空兩湖夾鏡琴川絃貫于闕闡梁檜呈列于玄

都而邑之勝可畧覩矣廬陵螺湖胡君以鄉進士來署邑教而學宮故奠於虞山之麓枕于琴川之上君登尊經閣而樂之然方以分經觴解為教未暇遊也其徒繆生一新雅工繪事念君樂之之情而又憫其未暇之故乃列邑中名勝染為八圖已復謁言于善鳴者詠之持以獻于君謂可以不出絳帷而坐得于湖山百里之外生之心亦勤矣夫邑之俊彥山川之靈之所毓也君聚而教之教成矣出而為國之楨山川且有光焉是君與山川相待以有成者也君既有助于山川之靈而獨不可覽其形乎茲生所謂獻也余昔試割廬陵識君于諸生五百之中君于吾邑有如君者君其識之未耶此又非圖中之形所能盡也余其

百川先生集 卷之一
六
矣焉

吳音奇字序

寓形寓內者孰無聲哉有聲則文從生焉字者孳也斯又
文所從生者也自六書之有假借有轉註而字益不可勝
窮矣然五方之民各聲其聲形同也而異者音三異也而
同者義惟義之同也而音亦罔弗同矣惟音之同也而天
地之元聲于是乎在矣昔楊子雲氏以南北之清濁異齊
古今人之不相襲彙而為方言凡以同其異也而詭文奇
字刺目棘舌纍三而是今讀太玄一書其外于蒼頡之始
制者不少矣故西京稱問奇者輒之楊氏焉余吳人也吳
僻于東海之禪其名物音聲亦僅通于吳心矣而舉以告
八州之人八州之人鮮不刺目棘舌也乃吳之通其音者
又多不稽其字徒耳學爾余也愧之于是綜討博詢高則
玄覽之儒陋則學究之叟凡四聲七音之部可數十百家
一有得輒吮毫疾書久之積若干言蓋不必尾侯芭之後
扣楊閭而問之又何必效輜軒使者日馳于方千里之地
而吳音亦幾乎備矣噫余猶媿其限于吳也使八州之人
各有如余者以自疏其音已復有如子雲者東而彙之斯
于同文之治不少助耶

錢經元窓稿序

余邑士以善說詩名于吳其解人頤也不讓西京之匡生
乃萬曆建元之歲吳氏賦于鄉者幾四十人而明菴袁君

培垣錢君為之冠兩君者並余邑士也乃又各以麟禮二經為之冠顧其所業又非毛氏詩也夫既屈一郡士之羣又屈一邑善說詩者之羣于是兩君之名遂一日遍于十有八郡之間而信余邑士之所稱擅場者不獨詩也昔鄭康成箋詩而家之人罔不知詩何者耳濡之也兩君所業在吾邑則寡矣蓋未嘗負笈于他邦摳衣于名碩也然聖人之精蘊具于經善學者自得之兩君手緝帙而玄思目縹囊而神解則吾心之蘊即聖人之蘊六經之道歸焉耳又何毛氏詩與麟禮之異耶乃錢君于同薦中貌指而頌又年最少也是歲賓于余館蔚然豹斑竊窺其一余蓋心欽之焉已乃荆璞未剖隋珠尚遺豈驚之將擊必伏其翼火之且烈猶鬱其縮耶卒之收功乘榆一戰而霸南國有以已書林翁賈丐其文且梓以式多士夫士之一掇巍科遂舉其平生之藝播而傳之亦邇年故事索之者不擇其人授之者不暇自擇而文之定價固自有在可以行一時而或不可以久賈可欺而多士不可盡欺也若錢君之藝余固信之疇曩驗之今茲其為可傳而復可久也無疑矣君持此以往行將登于春闈揚于大廷海內且以文匠目之則信其文者又非徒余一人已也

次大司徒王端溪虞山紀遊詩序

大司徒端翁王老先生少侍尊君宦學茲土趨庭退食之暇選勝佔畢之餘弔古興懷則仰心前哲冥搜遐討則寄

百川先生集卷之二
傲景光誠江山之遭而僻取之重也既而謝丘壑之潛踪
展巖廊之雅蘊位列八座名滿四海於是眷桐鄉如戚里
指并州為咸陽淵龍或躍猶探乘下之環梁燕已非尚掛
樹頭之劍品題高什而山水增榮慰藉慈悰而氓黎生泣
公德厚矣何日忘之爰乃捧讀來章羣謀嗣響陽春寘和
雖慚黃絹之詞冬日宜人曷已瓊瑤之報某也曳裾圭竇
嗟路隔於雲泥操斧班門祈度等子淵海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

明海虞百川孫 樓子虛父 著

同邑年家子陳禹謨錫玄父

叔 孫七政齊之父 選次

姪 孫朝肅恭甫父

梁溪子壻華滋蕃伯昌父 校閱

壽東津王翁九十序

東津王先生以萬曆丁丑壽躋九十季秋之望其誕彌也
諸所交於先生者歲及是日禮於其廬以脩慶事乃今則
豔先生之際其年而迫欲壽之不待其期之及也卜端陽
之吉迎先生于吳君之堂而觴之以為舒以長者夏之日

攀而歛者秋之氣蓋以陽德願先生也又以餐菊之落英不若昌陽之引年也於是執爵執漿祝哽祝噎者紛如於先生之旁而以祝詞屬言於余曰唯齒之尚于天下自古記之矣齊望鷹揚之辰衛武抑戒之日暨西京鄒長倩濟南生之徒紀事者不特述其行而兼言其年俱九十者何哉尚其齒也夫七十者稀于古八十日嗟于耄誠難之矣況踰七八而九者耶是先生之齒足尚也而余之所尚于先生者則不徒以齒已也先生少業舉子久之不進去而以疾業醫疾良已又能已人之疾而緣其入可以給晨夕半畝而宮四時之英以次榮于方數尺之庭先生日讀於中門以外非詞人奕客不敢脫屣而闖入良宵晴晝

則巾車野航選勝於湖山之間者必先生也先生又醇德懃厚無少長咸樂與之交必久要如一日先生齒日高家日削膝前之人俱化為異物而先生不加戚蓋友生之驩即其宗姒僕媵之奉即其子婦即先生之所缺然者正物情之所為累者也而先生之壽以此日者太史云壽星躔吳分野而吳之人多長年不死故今里中與先生之甲相上下者可指而數也然較其德與年稱者則莫踰於先生而士之羣然以情致祝非徒為文具已者亦莫踰先生賓筵之中先生有再倍其年者矣有三倍其年者矣而相為酬酢若伯仲然是先生不以齒自尊諸君不以先生為耄而自遠古道其可觀已是日也其儀秩而雅其情洽而

百川先生集 卷之二
文籩豆有加尊酒無筭名花爛於庭下清歌激於堂中而
或繪之為圖以遺異日庶幾想見吳俗之厚而所以不朽
先生者其在茲耶

壽大中丞虞山陳老先生八十序

國家有豐功碩德之臣而天下賴以為重者則天必使之
多歷年所以殿天子之邦以繫四海之望而所以福之者
常在焉書曰天壽平格天豈私壽哉蓋以委任之者甚大
則所以保護之者自不容不至也若大中丞虞山陳公者
殆其人歟非邪公自為諸生時隱然有大有為之志壯歲
登朝幸逢熙洽之運故得以恪共展布而不負所學補衮
于內則引裾折檻不足語其直持斧于外則攬轡埋輪不
足語其威旬宣于齊魯而東人載寧保釐于閩廣而南國
被化再使三蜀一巡六詔宦跡所及幾遍天下天下無問
識與不識而言當代偉人者必稱公焉然則公之身誠不
可一日不為天下自愛而天之壽我公者亦以天下之故
而非獨私于公也乃嘉靖庚戌公之年且八十矣四方之
士遠者旅幣近者進觴既紛沓于堂之下而某及弟某皆
里中後學獲遊於諸公子之間敢從賓之末而敬祝焉夫
他人之為壽者非熊經鳥仲竊天地之氣則鮮膿甘醴享
服御之珍至有却掃兀坐紛擾不以嬰其心者若公則呼
吸導引之術既薄其不經而不為而興居食飲或人所不
堪而公處之晏如至其憂君戀國之心雖已告老而每以

國是之失得為憂喜夙而興焉宵而衣焉樞衣而問奇者
戶外之屨常滿公服大布之冠大帶之衣無賢愚少長咸
進而教之犁然滿聽輒更僕未終士皆虛往實歸飲河滿
腹客退復讐校墳藉雌黃今古不自暇逸有武公自警之
風公殆苦節而勞形者矣顧乃視明聽聰玄髮兒齒雖壯
夫不逮茲非天之壽我公以及天下者乎古稱達尊者三
不朽者三公實兼之矣方今醜虜犯順三輔戒嚴 聖天
子側席以求賢而折衝萬里如我公者詎使終老于菟裘
耶文潞公年踰九十猶五日一詣都堂司馬疾矣亦許扶
掖入對矧公無君實之疾而未逮寬夫之齒巋然靈光為
三朝遺老者天實相之俾大用于今日也所以為國家得
人賀者莫大乎是若夫永年無疆之慶以效其區區則天
下之啣恩被德飲食必祝之矣奚啻二三子無已之情乎
哉

壽趙益齋先生八十序

嘉靖丙寅里中藩叅趙益翁先生年屆八十矣先生鄉之
大老邦之偉人士之模而民之表也于是通國欣色相告
曰 皇圖翠而寶籙綿寶籙綿而人瑞出先生之慶詎一
家之私慶哉于是陳幣于庭獻觴于堂入者充閭來者塞
衢登祝而贈言者且周懸滿家矣某也無似辱先生忘年
折節而進之賓筵于是原先生所為壽者以質之某聞為
相氏者之說曰先生豐頤廣頰木質金音立則岳峙步則

川駛蓋天之薦而神之降者其壽未涯也又聞為醫氏者之說曰先生膚充而盈氣勃而平血華于色神全于脉蓋元精固而攝道備者其壽未涯也又聞為星氏者之說曰先生時則歸祿日則拱貴三刑不犯七曜咸亨蓋畱于少而綏于晚者其壽未涯也夫相之說則唐舉許負之術也醫之說則越人倉公之術也星之說則季主管輅之術也乃某之業則儒道也三術咸未之喻也儒者之說則以理請以理而原先生之壽可乎夫天以久而運地以久而慶日月以久而明而人之生也以久而不朽久者氣之最鍾而民之元福苟非其人天不輕以授也是故爵以三公祿以萬鍾雖舉世所歆豔而天亦無所靳恤世固有童而拖

朱匹夫而懷璧者矣乃惟降年之永俾之難老而久視者蓋兆人而一人耳夫昨華而今萎者桃李之脆質也而松柏則不凋朝盈而夕除者溝澮之隘量也而江海則不涸先生于舉世所歆豔者得之常不易而亦終無不得踰強而抱子踰艾而登仕是不與桃李爭妍于三春不與溝澮競納于一兩者也乃今不惟子之而賢且多矣仕而優子又將仕矣猶之萬卉擎悴而松柏常青也千里汲焦而江海常潤也噫是久之道也天之所不輕授而若有私于先生者也然天曷常私諸人哉先生具可久之理而天久之焉耳某近得其二事矣剛勁之氣媚之以非道而不悅茹納之量誣之以非妄而不較蓋不待國士之交警而齒德

並隆于衛武何讓焉夫松柏不凋以其貞也先生之剛勁以之江海不涸以其容也先生之茹納以之可久之理于是乎在而天則為之久之也天曷私哉此則吾儒所以原先生之壽者非如三氏之說各以術而揣摩之也

壽趙益齋八十序

代陸毅齋作

藩叅益齋先生趙翁以嘉靖丙寅之端陽年大耋矣厥子定宇君預于仲春之吉庀羞肅賓以脩慶事禮也友人黃子數輩乞言于余以張之余之言曷足以重翁哉念余少翁五歲並由諸生起科甲歷中外後並以省臣引年而家食者且二十稔矣居同里志同方仕同朝耆同社昔也朱顏二妙今焉白髮二叟朝退夕隨爾賓我主交驩如一日

也若翁與余者亦鮮哉夫邑之以高年稱者不少矣彼齊民無論也若夫學古而官仕優而歸如昔之所稱鄉先生者則齒莫有踰于翁者焉乃翁之所稱尊于士大夫間者則又不徒以年也貴而能降賢而若愚列爵超二千石之尊矣而家不踰乎中戶學貫三千年之富矣而勤不怠于壯夫方其嫉邪之嚴不使如諸身者若凜然不可犯而人有片善之可稱一藝之足取者又引之惟恐不及以故賢者敬之不賢者畏之其仕也有惠政以勤其官其歸也有盛德以範其鄉而其貽厥之善也則又有格嗣以世其業若此者皆余之所媿于翁而自視以為弗如者也夫少與翁共學者名未必其皆成也名與翁共成者宦未必其皆

達也宦與翁共達者晚未必其皆壽也晚與翁共壽者德又未必其皆懋也是則余之謂矣向之所幸同于翁者特其出處之跡耳而翁之以德獲福所不同于余者余寔媿焉茲乃欲以其媿者之言而強以為翁重其媿不益甚乎顧諸友請之、勤則有不得辭者余于是忘其媿而為之言

壽 誥封清卿心椿陳先生八十序

萬曆改元冬十月念有七日心椿陳翁年登大耋矣耳能逃聽目能遐矚步不曳杖坐不憑几顛不童齒不豁居然一壯夫也某世姻于翁且與厥子清卿公偕舉于鄉蓋自少日登翁之堂逮其耆而祝焉老而祝焉迄今且三祝矣而翁之貌罔異疇曩也豈翁之受于天者篤邪抑翁之自攝者與人殊邪翁產于名閥長于化國邱第聯比門戶煒赫冬挾纊而夏御絺晨餐梁而夜宿肉既已享有生之奉矣而青箱面承縹囊手授前有作後有述兄弟父子起科甲敷中外者纍、也乃清卿公治績冠江右直聲震寰中厯三命而三邁異數翁則由銀青晉金紫如其官焉而文孫玉立復且奮翼嗣興矣辟之啖蔗者愈入佳境津、然甘溢兩頰也世固有席癘于髫年而晚則多躋享佚于暮歲而幼厯諸艱者槩翁終始無一日之不豫以勞其形而鬱其情其壽而康也則宜矣天之薦于翁也固如此哉翁復不以天之薦我者自挾而種德樂善克勤無怠奉身則

百小先生集 卷之二
有若晏大夫之儉而不傷于隘刑家則有若萬石君之教而不傷于嚴凡可以削福而招尤者翁未嘗一為之夫人之攝生者以服食沆瀣以導引呼吸雖能竊天地之元神而或薄于德故卒未有及于期頤者翁之為攝也不以術而以德惟德獲福惟天鑒德其壽而康也則宜矣夫燃燭者于檐則易液于奧則難跋谷中之花巖端之花得于天者均也其先時而舒後時而萎者則谷中之花為然何者其所托者殊也翁薦于天而復培之以人是燃燭于奧而樹花于谷者也翁之壽其有涯邪夫與翁同少不及覩翁之長而化者蓋十之五也與翁同長不及覩翁之老而化者又十之五也惟翁靈光歸然躬閱五聖田廬日闢孫曾歲添朱紱花林畫船水滢出則擊膝而粲入則含飴以嬉老興不淺少容大還噫若翁者姑無論一邑即三吳詎有兩哉壽之日子婦緋服獻觴于室懿親青衿持觴于堂以脩慶事而走幣贈言者戶外之屨常滿門前之高軒擊轂也此可以觀貴老之義達于人情而與人之所為貴于翁者又不徒以其年也某不佞翁之通家子也祝嘏之情豈後于清卿公哉而徵翁之德以下翁之算則擬諸冥靈以五百歲為春秋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者可必也是知南華非寓言也為德若翁者言之也

壽古杭貳守張三吳七十序

貳守張大夫自杭歸也又十年而壽七十鄉之宦成而里

百川先生集 卷之二
居者時可二十人大夫與之結社傳觴每誕之辰二十人者必與俱是日也水陸錯陳笙歌交奮觥籌互飛燭跋再見驩如也乃大夫之誕則正月五日歲莫或先之故首社而開樽者必自大夫始社之例壽及旬者則二十人僉往壽之旅幣有儀祝嘏有文禮也于是僉以文屬孫子孫子曰丈夫之生斯世也疇不欲際景光樹奇績以有聞于後哉顧格有所限勢有所不得為則遵養時晦知難而退脫軒冕而賁丘園斯招人之高蹈而達生之上務也是故長統樂志季倫思歸斯二人者豈惡富貴而逃之邪良以名與身孰親也位與壽孰重也夫以百年易盡之期而逐于九命不易致之遇履晨霜于東華冒夕霧于瘴海形神

俱瘁黃馘異壤而竟兩失之者亦惑矣余自少交于大夫知其志甚豪其學甚該而其藝又甚工蓋瑚璉之器而鍾鼎之具也卒之一麾而令于瘴鄉再麾而貳于劇郡投之萬里淹之十年而大夫亦倦遊矣今其歸也垣屋不治生產不問日與布衣故交浮白斟綠于湖山之間一箠共航二盞對語凌曉而出夕陽而還陸賈傳食于諸子疏廣靡金于故人玄髮雖化而朱顏無改既壽既康居然一壯夫也此何以故哉大夫無營于外無羨于中等富貴于隋甑視勲名如塞馬尊而能降老而益和者是大夫之行也天既以未施之福畱于其前則必以有餘之年豐于其後余是以徵大夫之壽未涯也彼逐之于外而竟忘其身者大

夫試較之孰與多邪。星史氏曰：壽曜在吳，之人多永年者。審爾亦惟老于吳如大夫者當之。即吳之人而逐之于外者，似弗與也。抑豈惟大夫則然。余二十人者，亦庶其有永哉。

壽徐後石七十序

蓋嘗覽俗于吳會而紛靡相高，狙偽相軋，迄于茲辰極矣。當夫交衢闐闐之間，其人能目語唇指，口波瀾而心城府，莫可揣摩。乃其日用飲食，匪擅一時珍麗，則耻不屑御。至有鬻家具以集一粟，罄宿春以供一饌者。意胡若是其靡也。無乃土沃而民智，汲不期汰，智不期巧，而泰伯氏端委之治不幾于漸盡已乎。風會斯流，遺化未墜，衡門之下，乃有隱君子若後石徐翁者。其殆頽波之巨障，中流之崇砥也。翁家于直塘之野，幾廿矣。去海虞玉峰婁東三城各數十里，而遙壤僻區，與一切市習罔以漸其耳目。翁獨醇謹，天植質白，性成口無不踐之諾，足無非禮之行。家席世遺，亦累千金矣。其所服御，罔異婁士大帛之冠，大布之衣。輒數十年，非極敝不再易。室無姬侍，坐無絲竹。語則徐之行，則卑，遷色盛氣無幾微。少見此其人，獨非吳產與哉。蓋隨俗而靡者庸眾也，抗俗而翔者君子也。余故以隱君子名翁也。傳曰：禮失而求諸野。將有求泰伯氏之風者，舍翁奚適哉。余姻于翁，嘗入其里而土之不耕者無幾矣。又嘗及其門而家眾之不力作者無幾矣。翁日與長君季君游。

坐則魚貫行則雁翔乃三翁者各皓首矣合之且二百餘
歲而交驩一堂即所稱田荆姜被胡以加焉夫母之挾其
饒貲而踰制蔑上者何限也翁復守庶人之職安愍勞之
分賦先期而集不敢以緩而逋後先人而辨不敢以賄而
免其急于公上也先于其家其奉守若令之命也嚴于其
父平生無睚眦之怨木末之辱以挂于吏議使夫人而盡
翁若也則官聯可以無設而刑措于天下矣昔漢氏以孝
悌力田取士而西京之治庶幾中古若翁者其殆斯人之
徒歟吾夫子刪詩于十五國之中深有取于唐之蟋蟀豳
之七月者謂其勤穡力本有陶唐后稷之遺風焉至于鄭
衛之詩亦存之以示戒乃今吳會之俗正夫子之所戒而

翁非在所取者邪以翁之力即輸邊入貲亦足以叨一命
而所樂不存肥遯以老余故以隱君子名翁也夫有齒斯
謂之翁有德斯謂之君子翁齒德俱茂杖國以行是古之
所稀邁而今之所歆豔者也于是翁之昆弟子姓暨于婚
友咸謀所為壽者翁復辭而避之揣其情若不以引年自
喜而以寡昧自懼可謂賢而能降老而能謙者矣即其辭
而避也可以徵樹德之益懋辭之而人必往壽之也可以
徵尚德之攸同矧余又翁之姻也獻觴祝嘏之禮敢獨後
于羣賓邪爰櫛括懿美用彰潛光嗣是而大耋而期頤余
其更有言焉

壽座主孫季泉翁老先生六十序

夫故國之所為重者不在喬木而在世臣故家之所為重者不在簪纓而在世德世臣雖簪纓之謂而世德則忠孝之云惟國有世臣而後有喬木爰得以謝斤斧辭剪代閱千歲摩層空而柯葉無改焉惟家有世德而後簪纓者爰得以垂雲仍及苗裔祿萬鍾冠百辟而無有珍享焉是世臣世德又相須而成家之所重國之所尤重也在古伊尹與陟之于商召奭與虎之于周或祖而孫或父而子世篤忠貞服勞王家有明徵哉蓋天之佑人國也既啟祥興慶薦生真人為生民主而後儲精濬叢降神名世者以為之輔如一元運于太虛而俾五行之吏各效其職以翊玄熙之治其相須固如此也我師季翁老先生謂非天之降神

而今之名世者耶昔先忠烈公戒衲于膺火抗節如蓬藩取義一時流馨萬世雖天地為之晦冥而乾坤由之再造此其忠孝大節凡為人臣者知所興起而況為之子若孫者乎我師內稟其家矩外討其宦績遺書遺劔伯仲各致其能由文武甲科並魁天下流風未艾餘慶收鍾鳳毛蟬聯接武桂籍編摩國史贊掌邦政且旁潤九族冠蓋相望敷應中外封胡羯末不得專美噫家之世德國之世臣咸萃于我師之門矣昔我孝宗以深仁厚澤培植泰階而貞符元會磅礴宇宙師之生也寔當辛酉之歲渾厚清泚獨萃厥躬而其出也復際 聖明御宇赫々中興故師得以大展其經綸 天子陰藉其贊襄而天下均荷其康濟在

先公也則為封疆社稷之臣在我師也則為股肱耳目之臣環視海內如師門者豈多見哉師之所以報國者誠厚而天之所以報我師者信不薄也宋王晉公植三槐以擬三公身不盡試屬之二郎而文正繼之卒為太平元宰諸孫質素等並列法從蓋非槐之徵德之徵也甚哉我師之似文正也信乎簪纓不足榮喬木不足恃而天之眷我師者是則可重也乃今年彌六十位登八位天下想望其為商阿衡為周奭保用俾我明歷年式無二代之永則天之壽我師者非私于師也固所以壽國家壽生民也某叨承新命由江而浙瞻戀鍾阜龍江之間欲捭衣獻觴而未能安能已于情哉惟師之壽與鍾阜同其高龍江同其深而俾門人如某等者歲致其祝于無窮者是則某之情也某吳人而吏于江故吳之同門與江之同官者咸屬某以寓祝而某僭為之言者如此

大宗伯潯陽董先生六十序

隆慶己巳宗伯董老先生年彌六十矣仲秋念有六日其懸弧辰也先生邦之元老鄉之大賢士之模而民之表也古所云達尊者三不朽者三先生實兼之于是通國欣色相告曰先生而壽詎一家之私慶乎哉凡海內飲德者所必祈而湖人為尤也是日也旅幣于庭獻觴于堂入者充間來者塞衢播之聲詩彰之繪畫登祝而贈言者且周懸盈家矣乃二三僚友謀于某將乞言于名碩以揚厥懿美

而此邦所稱名碩卒罔有踰于先生者顧曷所乞言哉某
惟古之善頌而取喻于岡陵松柏者亦自摠其臆耳未嘗
更謁所稱尊且賢者而藉以為重也于是同寅藍君輩屬
言于某、偕為之言曰惟天之眷人國以奠厥丕丕基也
上必薦生大有為之君俾之多厯年所久道化成下必彙
生名世之臣俾之繼起需次惟天子使明興踰二百禩矣
而享國最久乃惟我 世皇則然寔與商三宗周文王相
上下而汪仁濂澤積行累功漸決于寰宇昭回于古今者
亦與四人之迪摠相輝映當 龍興之始時則有若公卿
百執事濟、師、以襄我中興之盛亦既赫奕光大矣乃
嘉靖辛丑之歲諸先正先後謝逝 當宁拊髀思賢以備

任使而先生始徵庸筮仕僅踰十載簡在日隆厯陟華要
諸所啟沃贊相表正國是潤澤生民不假運動之迹而天
下陰受其賜是諸先生者既已虔其始而先生偕同升數
老為之厚其終殆夾輔于後先以共綿無疆之休厥功懋
矣暨解組潯江宅枕孔道之旁凡宦遊茲土而東西行者
必禮其精廬以稟教焉先生為之條析其利病劑量其緩
急大都恤民之隱順物之情罔不悉心以告而聽者亦虛
心以納率而行之蓋不出戶庭而其澤已遍于四境矣夫
其當國也而仁覆天下既如彼其隱于潯也而仁在一鄉
又如此先生即未大拜人有鬱望即其施澤於民不亦大
且久哉古語有之仁者壽又曰仁者必有後先生以是年

登耆復以是年再抱摺孫隆棟而居列鼎而食鳳毛蘭茁
麟趾爪夢洵矣夫天眷之亶厚也 聖天子軫念舊臣不
晉容德而先生未究之志餘勇可賈行且賜環招旌永俾
先生保乂王家終惠元々有日矣不然若先生者天顧使
終老于菟裘已耶某無似來守此邦乃二三僚友莫之于
先也辱先生進之門墻聆厥德音輒虛往實歸飲河滿腹
方媿罔以為報而幸值其始壽之年爰叙其盛德獲福而
昌言之若此且藉以質于先生雖不文誼不得已也異日
者而大耋而期頤某且寓幣遐祝更有言焉

壽太學水簾王君六十偕老序

先是水簾王君以戊寅季秋六日為降神之辰後七日而
厥配聞孺人生懸孤懸悅未浹旬也殆交謫于天而作對
下土者邪亦越丁丑是日也六甲並周三星猶耿玄髮未
華朱顏無改子婦雁序而肩亞諸孫鵠立而首領羅拜迭
起于共卓之旁而二老輾然叢粲猗歟美哉有生之極歡
人倫之希覩已有問于余曰天錫王君單厚矣而君則胡
以致也余曰造福者天樹德者人天非德弗福々非人弗
享王之世德匪一朝夕矣邁種務滋代稱長厚自一訥翁
雄于貲而姓益著山城公貳于郡而門益高乃今藩叅笠
洲公又晉秩常伯銀青金紫輝映後先門戶煒赫而君于
祖父兄弟間尤克以醇謹自將以文學自命其所交而相
切劘者必世之偉人其試于有司也匪甲即乙當其時自

謂一第易之耳而數誦于棘院進而遊于太學而又誦如故乃笠洲公則後君而學先君而登豈造物者私為軒輊哉君雖壯心未已而暮年垂及視彼少年場若恥與為伍婚嫁既畢湖山匪遙君日與童州之交一箠共航二笠對晤夕陽乍沈餘興未歇門忘其貴家忘其富身忘其賢而又忘其老其于世味澹如也余所謂樹德而錫福者非君也邪在昔伯鸞移家吳下而為人債春德公偕隱壠上而並耕力作是天與之以賢而不異之以逸勞我以生而非委我以和良亦有生之累也君則不爵而有素封之尊無營而有僮奴之奉田廬歲闢自甘日陳較諸二氏其賢同其偕老同而其逸則過之矣君少余三歲而締交髫年分

禮而業比屋而居世申婚媾罔異朱陳迄今且皓首矣尚相與徵福于天由耄而耄而期頤庶十稔而互相慶于其堂如今日也君其許之乎

賀太學張小巖夫婦偕壽序

邑之言科第長厚世其家者必稱張氏言子姓之多賢讀其遺書益振其家聲者又必稱張氏云夫世祿之門席其餘比易于侈肆詩書之澤漸以靡滅不一再傳而蕩焉莽墟羣于編泲者自古則然而吳俗蓋數見焉乃張之產于吳不囿于吳若小巖君者詎非所謂翻之佳公子耶邑之亟稱也固宜矣張由勝國以來多聞人而學博公始以科名登籍于英廟時去今蓋百三十餘禩矣司存表其里

曰儒英弘正間由進士數歷中外者先後三人其仕為建寧刺史端熾翁者學博之孫而君之父也君英姿勃爽朗軒舉畧無媿媿卑滿態刺史翁授之學即知學課以文即善文弱冠由弟子負入太學而竟以主器幹蠱奪其志于是盡挈篋書分授四子而教之也益嚴于刺史時乃四子各傳一經彬之日以趾美紹志是競張之家聲益振矣君日與鄉大夫徜徉于湖山之間或催花于先春或延月斗將旦文酒雅社選伎徵歌輒窮日夕靡間寒暑座客有商今質古者君輒揜袖鼓頰談鋒橫溢曲中窵與聽者忘其疲焉蓋其脩文之志不偶于壯齡用世之才未展于暮歲乃僅于杯酒間時吐其奇于是評君者詎徒謂為隹公

子繫盛世之俊才也即古之四皓胡以加諸先是室人徐鴛人壽六十君後二日亦六十君藉鴛人之助于內故得以專營于外乃今甲子乍周婚嫁既畢田廬日闢孫曾歲添及其門則槐陰匝地棨戟依然也登其堂則蘭芬襲人珠玉在側也前乎植德之深後乎發祥之廣而君逸乎其中更有梁鴻之合德而無債春之後有龐公之階隱而無耕隴之勞身逸而心泰心泰則太和日生大命日永奚必效熊鳥以引年食沆瀣以導氣也而君之壽且不可勝筭矣儒英公之外也與先考功同榜刺史翁又與先繕部為中表兩氏之通家累代矣某又辱交于君寔兄事之君之壽也諸大夫且屬言于某故叙君之世澤累其懿行并原其

所以壽者蓋若此

壽郡人林文柔五十序

余觀于周道而嘆先王之義胡其預且仁哉蓋自先王之愛養斯民也少不使罹于水火長不使蹈于饑寒後之也不過三日斂之也不踰九一其所以生長之安全之者備矣比其五十去壯夫無幾也而一則曰異糧一則曰衣帛一則曰不從力政其食之也常先人其役之也常後人皆所以全其天年而俾之馴致于耄期之域民當其時幼則為上所長老則為上所終蓋無一日不被先王之澤矣夫先王引年之令既斷自五十之老則人之及斯年者可無慶歟然世之稱壽者率以六十始乃惟吾鄉則猶行

古之道也文柔林君與檜峰李君男女之姻婭也交相驩者非一日矣林君壽五十李君以薄遊京師不獲獻觴于其家乃謁余文而寓祝之余曰有感于吳俗之媿而先王之道猶有存者彼市道之交也去來與貴賤之間而兩雲于番覆之際共利則若醴若飴共害則為阱為石求其若二君者鮮矣少與之遊無燕僻也長與之昵無違言也老與之偕敦久要也身繫于數千里之外而心懸于一堂之中方且覩鴻雁而興思指岡陵而借喻而交伸祝嘏之禮余于兩君見之矣文柔君大隱于市而家行甚脩昆季五人而為學官弟子員者四君獨幹父蠱不以家政妨其專業乃其子亦繼五父以起一門之內青衿雍々並有聲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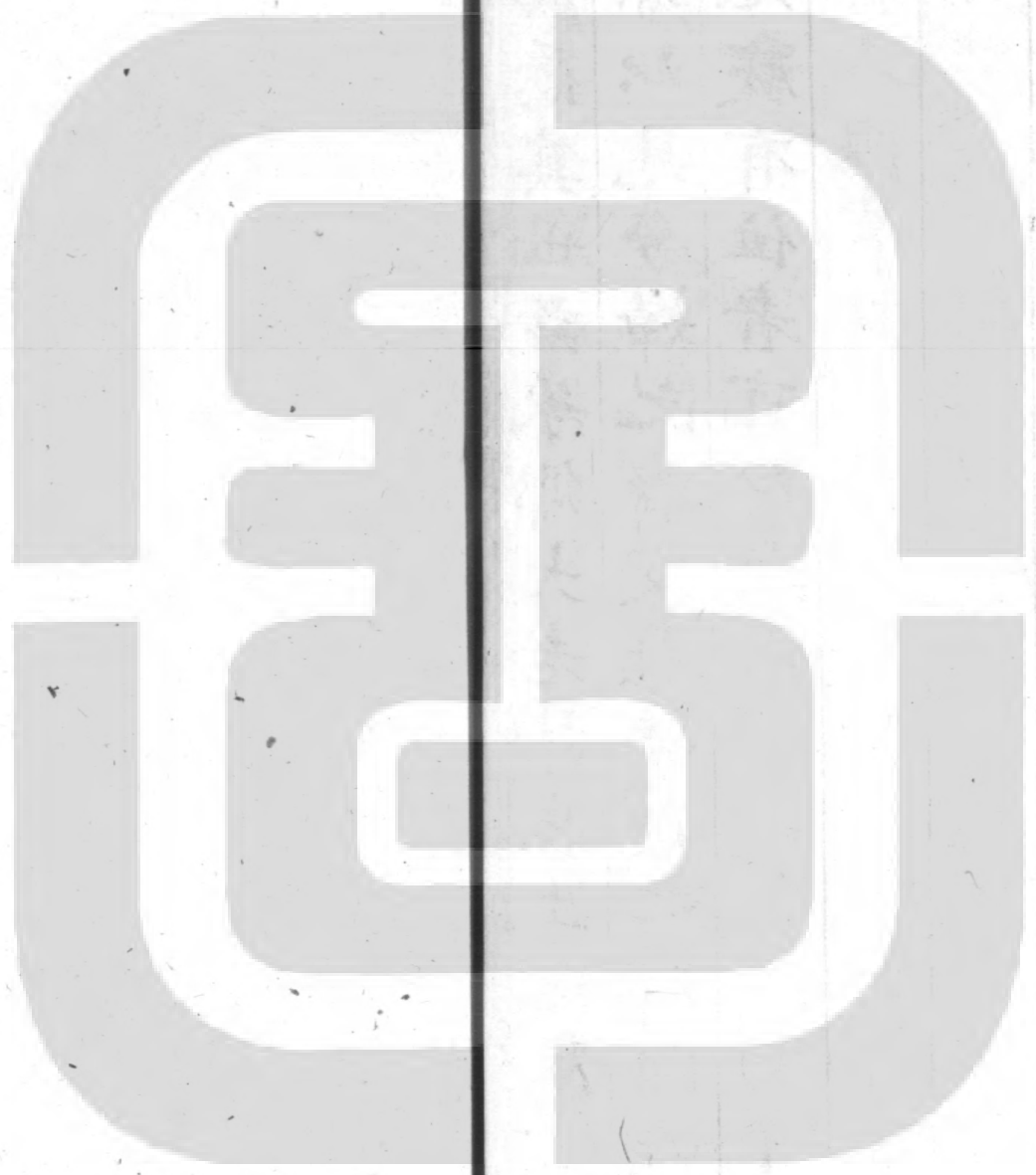
百川先生集 卷之二
膠序君之賢可徵矣賢者必永其年而賢人之賢者亦願其年乃今始壽耳是君方至之川未中之日也先生之引年也國老于上庠庶老于下庠君且為今之庶老以進于異日之國老而檜峰君之所圖以為壽者將更有以也

壽吳母陸孺人七十序

夫女德之繫於有家也豈微哉顧時有盛衰則力有難易為持盈之婦易為定傾之婦難為保大之母易為植孤之母難卒焉碣立於羣伺之間中興於幾墜之日使死者罔所憾幼者有所長而再世賴之若人也詎巾幗恒事耶即邠金之子所紀而傳者亦鮮儷矣余嘗評吳母陸孺人蓋心欽之焉知正間冢宰水村陸公廷尉虞東吳公同鄉同

朝甚驩也並以辛未之歲各誕男女於是孺人婚於吳為前太學三吳君室未幾廷尉公以伏闕強諫謫冢宰公以逆藩株連謫而兩貴人者又相繼物故三吳君業以節俠自命援人于下阱飽人于不烟靡晝無賓靡宵無讌醉墨遍於鮫綃服御殫于綺縠襲平原君之風而或慕魯朱家之義氣凌一時傲睨軒冕於是羣不逞者乘其喪而甘心焉而君竟不免當是時吳之傳一縷耳公則有巨後私則有隱憂幸其危而覘其藏者環廬而是也亦岌岌矣孺人綜其內外劑其盈縮田無不耕之奴室無不織之婢役罔寧歲賦罔後時蓋挾蜀巴寡之才諳而濟以孟仇氏之義方起家不訾以俟今太學君之長而挈以授焉太學君藉

百川先生集卷之二
母孺人之教以樹其名復藉孺人之所授以幹其蠱堂構
聿新田疇式廓汾陽之宅不廢翟公之賓復來青箱益綿
而鼎食如故也詎徒三吳君為不亡即廷尉公亦可云不
朽矣孺人之有造于吳也豈微哉不然若孺人者固邃閣
之秀重堂之媛孱然一孤嫠耳悃以外若弗諳也者而能
躬萃百責持危禦侮無陂不平迺若此彼孺為丈夫者亦
媿之矣孺人羣娣如中稱最賢其所值家艱彼皆化為異
物而孺人則年彌七袞巋然獨存以享子婦之善養天亦
報之也壽之日獻觴者三而亟拜膝前者即曩日襁中兒
也而今且為家之璠璣為邦之瑚璉翟禕在御祿養可俟
孺人得無嘖然而粲以承一日之歡矣乎余締交于吳父
子間而悉其世茲承鄉大老諸先生之屬輒叙孺人之行
如右亦以見勞婦之濟家難勞臣之濟國難其所繫均重
也而凡厥有位者可以興已



Vertical columns of printed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nt, arranged in a grid-like structure.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seal.

